

## 第六十六章 農夫、山莊、有點田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的眉尖皺了起來，他看著陰影中的那個人，遲疑片道：“你怎麼高興成這副模樣了？雖然我們見面少，但還真有些不習慣。”

黑影裏的刀客微微躬身，笑著說道：“我一直都是這樣輕佻的一個人，還請小範大人見諒。”

“輕佻？”範閑皺著眉頭說道：“難怪當年因為貪玩惹出了那麼大的簍子，宮裏指名要除你。”

刀客麵色一凜，正色說道：“全虧尚書大人，我才能活到今天。”

範閑沒有再說什麼，而是想到了一些別的事情，別的人。

大東山一役，百餘名虎衛全數喪生，皇帝陛下借著四顧劍手中的劍，異常冷血無情地清洗掉虎衛，也把範建藏在皇族內部最大的助力一掃而光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態度和心誌，逼得範建不得不提前退出京都這塊凶險地。

但是範尚書自幼與皇帝陛下一起長大，在朝中經營多年，甚至暗中替李氏皇族訓練虎衛這麼久，自然留了些隱手。

此時範閑眼前的黑衣刀客，便是其中之一。這位黑衣刀客，當年也曾經是虎衛中的一員，隻不過後來假死，成為了黑暗之中的範建的嫡係下屬，暗中替範府做些見不得光的事情，甚至包括了監視宮裏伸出來的觸腳。

在京都叛亂中，範閑冒著大險對慶餘堂下手，範建在他的身後冷眼注視，替他收拾殘局，當時出手的，便是以黑衣刀客為首的範府暗中力量。直到那一天為止，範閑才真正地接觸到了父親最後的這批實力。

“你也知道大東山上的事情。”範閑看著那名刀客。問道：“如今這個世界上，還有多少虎衛活著？”

“尚書大人手下，還有二十一個。”黑衣刀客笑著說道：“如果大宗師都死幹淨了，咱們這些人還是有些用處地。”

範閑以往隻和高達那七個滿臉木然的虎衛打交道，一時間還真不習慣這個黑衣刀客的說話語氣，苦笑一聲說道：“且不提這個，說回先前的事情，忽然間要提這麼多銀子，難道父親就不擔心國朝之中有人猜到什麼？”

黑衣刀客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反而如他一樣。輕聲笑著問道：“少爺最近的膽子似乎也大了許多，尚書大人傳來消息，您就真的開始準備調錢，甚至不惜向孫家和熊家伸手，難道...您就不怕朝廷察覺什麼？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陷入了沉默之中，黑衣刀客也沒有繼續開口追問。京都叛亂之後的這三年裏，範閑在魚腸處暗中進行的事業，做的極其小意，不求有功。但求無縫，進展著實有些太慢。

但是範閑不得不這樣做。而且他遠在澹州的父親大人，似乎也對他這種謹慎表示了讚同畢竟皇帝陛下當位，誰都不敢冒險去挑弄什麼，萬一事泄，隻能是個血火相加地場景。

隻不過到了今日，似乎範閑和範建這父子倆，同時開始加快了步伐。範閑的心裏清楚，父親之所以加快步伐，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心開始漸漸向那個方向漂移。

黑衣刀客接下來的這句話，也證實了範閑的猜測。

“少爺將來如果要做些什麼事情。不要忘了我。”黑衣刀客笑著說道：“對於殺進皇宮，我也很感興趣的。”

範閑唇角微翹，說道：“我很感興趣的是，你是打算替自己的家人複仇。還是想替死在大東山上的那些同僚複仇？”

“有什麼區別嗎？”

“確實沒有什麼區別，對於你來說，對於那些藏在黑暗中的虎衛來說。皇帝陛下從來沒有把你們當成人看，你們不把他當君主看，也是很正常地事情。”範閑微微垂下眼簾，輕聲說道：“但問題在於，你就當著本官的麵前這樣說，難

道不怕本官真地殺了你？你應該很清楚皇帝陛下與我之間的關係。”

黑衣刀客平靜說道：“我更清楚你和尚書大人之間的關係。”

“很矛盾啊。”範閑笑著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你們是一批很有力量的刀客，但你們又是一群很危險的人物，連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你們，所以我認為，你最好還是留在父親的身邊，包括你身旁的那些黑暗虎衛，都一樣，不要試圖參合到我的事情當中來。”

黑衣刀客的眸子裏閃過了一絲淡淡的失望之色。

“父親才能控制住你們，而我要把所有地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所以我不可能用你們。”範閑漸漸斂去笑容，平靜說道：“我有我自己的力量，你們的任何隻有一點，務必保證父親地安全，你隻要做到了這點，讓我沒有後顧之憂，我或許能達成你和你兄弟們的目標。”

黑衣刀客沉默了下來。

沉默維持了許久，範閑喝了一口身旁的冷茶，下意識裏縮起了兩隻腿，抱膝坐在了椅子上，這個姿式並不怎麼漂亮，但卻讓他有些安全感。

便是這一剎那，他想起了二皇子。看著身前地黑衣刀客，他又想起了高達，想起了因為皇帝陛下的謀斷而流血犧牲的無辜人們，他甚至想起了陳萍萍，想起了曾在京都皇宮門前割了秦恒咽喉的荊戈。

有些日子沒有看見荊戈了。範閑的眸子裏閃過一絲亮光，想到陳萍萍暗底裏做了這麼多事，從死亡的邊緣拉過來了很多，而父親其實這些年暗底下也做著差不多的事情。

這兩位當年的老戰友並沒有怎麼通過氣，但所選擇的方式都是極為一樣，大概他們都清楚，隻有真正感受過生死的人們，才有勇氣站在這個世界上，反抗一切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。隻有渡過了生死大劫的人們，才能在皇權的光輝照耀下，依然勇敢甚至驕傲狂妄地挺直身子站立

這大概就是四顧劍所說地心誌問題，與本身地修為地境界高低無關。隻有這種人。才能夠去做真正地大事，比如麵前地黑衣刀客。比如戴著銀色麵具的荊戈。

“你回去說，銀子的問題我會盡快解決，但是要從錢莊裏地紙。變成魚腸需要的養分，這件事情本身就極為困難。”範閑看著黑衣刀客，極為謹慎說道：“我擔心自己的身邊有宮裏的眼線，所以這次來渭州。才會覓關嫵媚當影子，如果內廷或者是刑部、都察院查覺到什麼，也隻有會猜疑到這一層。所以你也小心一些，不要被人盯上了。”

“問題是少爺你來見關嫵媚，為地也是替魚腸籌銀。”黑衣刀客難得地皺起了眉頭。“如果對方從這邊查下去怎麼辦？”

“我和你。就像是懸崖的那岸。永遠單線聯係，就算有人要查。頂多也是查到我。再也查不下去，至於銀錢的流動走向，前一部分在帳上地過程，自然有父親留在江南的戶部老官處理，至於後一部分的轉換...”範閑微微低頭。似乎也覺得這件事情有些困難，緩緩說道：“我能處理一部分，然後就看東夷城那邊怎麼樣，如果能有外洋入貨。應該能把速度加快許多。”

“那我便走了。”黑衣刀客雖然感覺範閑應該說地話沒有說完。但也知道自己必須走了，拱手一禮說道：“隻是這三年裏。我一直有件很好奇地事情。”

範閑抬起眼看著他。笑著說道：“什麼事兒？”

“為什麼要叫魚腸？”

沉默很久之後，範閑說道：“魚腸是一把劍。是一個叫做專諸地人用的劍，是一把藏在魚腹之中地劍，這把劍可能永遠藏在魚腹之中，永遠不會見到天日，但是一旦破腹而出，就一定會刺進某個人地胸膛。”

“你就是一把魚腸，荊戈也曾經是一把魚腸，我身邊的影子也是一把魚腸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隻不過你們都已經開始見天日了，隻有我的魚腸還要藏著。”

—

範閑在渭州住了一夜，與關嫵媚就集銀之事商討了一番。夏棲飛此時人在蘇州，是無論如何趕不過來了，他也隻好通過關嫵媚的口，提醒那位新明家的主人。這件事情地幹係重大。第二天的時候，嶺南熊家和泉州孫家派出的代表

就趕到了渭州，範閑隻是隱在暗處看了看。確認了這兩家巨賈可能持有的態度，便放下了心來。

新明家用地借口確實很實在，雖然北方還沒有什麼消息傳來，但是孫熊兩家總不會相信，夏棲飛會在這件事情欺騙自己，因為這種欺騙任何好處沒有。

商賈之間地互相借貸，其實關鍵還是要考慮對方的償還能力。在孫熊兩家看來，就算北齊朝廷因為東夷城地事，開始大力打擊明家行北地走私事宜，但是明家的身後如今是小範大人，有內庫源源不斷地貨物做為保障，始終還是一個金窩子，無論如何，也不可能存在還不出來錢的情況。

在確認這筆銀子能夠到帳之後，範閑又暗中讓關嫵媚通知夏棲飛，讓他在華園裏宴請楊繼美，這位江南頭號鹽商，想必宅子裏應該藏了不少銀子，而夏棲飛向他借銀子，難度估計也不會太大。

如果楊繼美一個人也籌不出來，他自然會發動江南的鹽商來幫忙。不得不說，範閑在江南一地熬了兩三年，確實打下了一個堅實無比的基礎，隻要表麵上沒有去觸動朝廷的根基，他完全有能力將江南商場的力量集結起來。而這筆力量，著實有些駭人，能夠在短時間內籌出這麼多銀子，不是誰都能做到的。

這些事情花了範閑一整天的時間，在暮時，他離開了渭州城，消失在了血一般的顏色之中，從這天起，不止他在江南的這些下屬們不知道他去了哪裏，就連監察院和放年小組地親信，也完全失去了他的蹤跡。

一位在監察院裏浸\*\*了一生的年輕九品高手，刻意喬裝上路，完全有能力避過所有人的注視。就這樣，範閑消失了。

...

不知道過了多少天，大陸內腹地春意都已經深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時，一個風塵仆仆的身影，出現在了北齊與東夷城交界處地一處大山坳外。

這個地方很偏僻，但是交通並不如何落後，因為這是很多年前舊商路的一個中轉點，隻不過廢棄了許久，早已經消失在了地圖上，也從很多人的心中消失。

從大山的外麵看去，此地一片安靜，偶有犬吠雞鳴相聞，陌上有農夫行走，此時夜已經漸深了，偶爾出現的農夫卻似乎根本不需要一點\*\*\*，便能看清腳下微濕泥濘的田壟。

那個身影悄悄地與這些農夫擦身而過，往著山裏行去。

往大山裏行去的道路顯得蜿蜒了起來，就像是一條繞來繞去的魚腸一樣。那個風塵仆仆的身影往山裏一直走著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衣衫帶下露水，布鞋踩斷枯枝，終於爬了半山腰。本來眼前還是一片荒蕪山村，一轉頭，卻見\*\*\*點點，滿山莊園，無數透著股新鮮味道的建築，就像是神跡一般，出現在山穀之中。

那個身影扔下了手中的竹棍，看著腳下山腹裏這些\*\*\*，不知為何，覺得心裏十分感動，以至於雙眼都快濕潤了起來。

因為他知道這片隱藏在農莊之後，隱藏在桃花源中的景象，消耗了自己多少的精神金錢，不知有多少人在為之付出努力。就像在山前他曾經遇到的那些農夫一樣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